

書名 紅樓夢一百  
二十卷即一  
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  
京聚珍堂活  
字印本

# 卷一百十八

撰者 清 曹霑 撰，清 高頌 續，清 王希廉 評  
卷 一百十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紅樓夢卷一

### 第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出於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繡像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能歸結紅樓夢趁勢插入以爲了結地步  
忽敘妙玉一層引起惜春絞髮

紅樓夢卷一百十七終

紅樓夢卷一百十八

第一百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記微嫌舅兒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  
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  
攔不住只是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  
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  
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  
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  
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



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執尤氏聽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歎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了頭來問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問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

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愿意他自然就說出來紫鵲道姑娘要修行自然姑娘愿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

的意思我有句語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準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尙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



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家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甚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

也不算甚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狠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愜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倒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辨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歎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在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的地方王夫



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鵲的事情準不準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甚麼依不依構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



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鵲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



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畧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煩燥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急需應用那人去了數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卽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倒

又添了一百兩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撻下就走了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於是賴家托了賈善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善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話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善的假話心裡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說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璉不在家要罷佈巧姐出氣



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上來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比我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僭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詎句叫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僭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甚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

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極是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





審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親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豔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

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有兩個官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並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了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





頭的风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執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再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作得主况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到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儻有甚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

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

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





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夠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惱一陣心痛叫了頭扶着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却也煩悶聽見說李嬪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

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來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甚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嬪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折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姪兒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





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  
尙需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聖念此諭寶玉等知道  
月日手書蓉白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  
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紈同李嬪娘過來請安問好  
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嬪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  
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  
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  
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  
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一心痛看



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  
嬪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  
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甚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  
叔叔去罷李嬪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  
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  
兩個捐了例監了李嬪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  
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  
在那裡細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  
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  
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受看他這種光



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坐着寶玉見他  
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甚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旣爲夫婦  
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然之私論起榮華富貴  
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  
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  
根柢又是甚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  
之心那赤子有甚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  
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  
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會  
甦醒一個旣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

的寶釵道你旣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  
心并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  
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  
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還成甚麼道理寶  
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寶釵不等他  
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  
爲甚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且你自比  
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  
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偕們世受國恩祖父錦  
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





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說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歎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甚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賠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

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向隔着牕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賈蘭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





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  
叫僧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  
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誑這個功名賈  
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  
進去混場別到臨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  
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寶  
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  
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  
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  
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

這又不知是甚麼意思了寶釵尙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  
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彌陀佛好容  
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寶玉和賈蘭說文鶯兒  
捧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  
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愿意一時賈蘭回  
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  
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  
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  
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  
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





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甚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乾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丹

寶釵也沒狠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丹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



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到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愿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尙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尙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鵝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



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又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况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了頭們伏侍就穀了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了頭伏侍那寶玉却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



屋裡說閒話兒寶玉自在不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冥供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



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  
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  
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的笑着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  
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面紅了勉強  
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甚麼造化呢寶玉笑  
道果然能發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  
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  
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了頭我告訴  
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王夫人卽不問彩屏等願跟惜春與否紫鵲亦必跪  
求但徑行敘入不但文情率直且不顯王夫人之周  
到處因此一問引出紫鵲極有步驟

襲人也願跟惜春出家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此時雖已明白因緣但聽見紫鵲提起黛玉一  
陣心酸看見襲人痛哭也覺傷心尙有塵心未淨

插敘賈政向賴尙榮借銀一段寫盡奴僕貪恩樣子  
串賣巧姐是賈環起意王仁聽從設法當以賈環爲  
首王仁爲從賈芸邢大舅又減一等

邢夫人勢利薰心毫無主見實在不堪寫得如見其





人文人之筆令人可畏

平兒看出相看巧姐之人不像是對頭親也不像是

藩王府裡人靈慧可愛

借王夫人說話中補明寶琴已嫁湘雲已寡簡淨得  
法

於賈蘭口中帶敘甄家有信要娶李綺趁勢敘入賈  
政有信探春回京是補襯寶主法

就賈政信中叮囑寶玉賈蘭場期已近實心用功下  
文寶釵規勸寶玉應考俱有根由

寶釵說博得一第從此而止是要寶玉易於入正侯

得第之後徐徐再勸不想只此四字爲寶玉心許其  
一中便走之念此時已決

寶釵派鶯兒服侍原是怕寶玉舊性又發豈料轉致  
寶玉險些塵心復動可見斬斷凡心殊非易事

鶯兒自園中打絡後未免有心始終與寶玉並未交  
言借此送瓜某時補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

紅樓夢卷一百十八終

續修紅樓夢

第一百十八回

十七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一百十九

第一百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了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